

故小人得以指而為辭謂更相拔舉迭為唇齒有不合者見則排斥嗚呼彼不合者正耶邪耶拔舉者是耶非耶彼之非帝初不覺而我之是上莫與知於是正者反以為邪而邪者得以害正矣然則坐視而不

將二

十七

救可乎否之九四曰有命無咎疇離祉象曰有命無咎志行也故君子寧正辭直言以誅姦雄討亂賊無寧專殺擅誅以徇同儕殃善類歟

范滂少厲清節為州里所服舉孝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饑荒盜賊群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案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賊汗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秦冀不厭塞衆議及黨獄起桓帝使中常侍王甫辯詰以次及滂滂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將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蹈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慙然為之改容

錄曰愚觀孟博之對未嘗不潸然流涕也禹之言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方是時也九官十二牧濟濟相讓充滿于廷天下未嘗不同以為清也四凶之罪投竄誅殛曾不少貸天下未嘗不同以為汙

也如使善而不清何貴於善惡而不汙何賤於惡以至於春秋之時雖曰人心不古然而三都之墮少正之戮不遺餘力故又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嗚呼何不幸而生於孟博之世耶不旋踵間外兵內亂重疊疊禍危亡無日此豈天之降喪哉人之貪亂寧為荼毒其實蓋不可道也已

弘道錄卷之二十五

將三

大

大明萬曆三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奉

旨續刊印施

正一嗣教大真人臣張國祥校

弘道錄卷之二十六

將三

義

朋友之義

晉書王裒家貧躬耕諸生有為割麥者遂至棄之知舊致遺皆不受門人為本縣所役告

將三

裒求囑令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及陰卿囑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草屨送所役生到縣安立令以為詣已也整衣出迎裒至磨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縣以為耻鄉人管彥少有才而未知名裒獨以為必當自達拔而友之北海邴春少立志操寒世自居負笈遊學鄉邑舍以為邴原復出裒以春性陰狹慕名終必不成其後春果無行學業不終有識以此歸之

錄曰裒之不受門人囑也由其不受門人之獲始也其不答安丘令也由其不向西面之坐始也不然勞役不恤人必以為迂整衣不答人必以為簡雖然以節行著聞

之徒而親為擔飯負草之舉然則曰不屬者是乃所以深囑之歟

唐書秦王世民以海內寢平銳情經術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道元蔡允恭

薛元敬顏相時蘇最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共一十八人並兼又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伺朝謁之暇討論經典文籍與議天下事或至夜分使闕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州

錄曰孟子之時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萬章又曰象日以殺舜為事及為天子則封之此非有所為也預講而宿難之何哉以唐之天下皆太宗之功欲其如舜之不與固亦難矣惜乎諸賢並進曾無一及於桃應萬章者公暇之所討夜分之所論非富貴之筌蹄則功名之膾炙以是知大聖大賢平日所以處人倫大變必有素定初非偶得所以預

講而宿難者非其迂濶不情而實則鑿鑿可據夫豈瀛州之選所能與哉

及即位又置弘文館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並以本官兼學士令更

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與討古今道所以成敗日晷夜艾未嘗少息又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

錄曰湯克夏嘗修文德矣曰聖教日躋也

而未聞置弘文之館也周克殷亦敷文教矣曰彛倫攸叙也而未聞聚四庫之書也唐以方輿之運矧其君有邁世之資使能加意於聖敬黽勉於彛倫而不為口耳見聞之學則貞觀之治豈直如斯而已哉大

抵帝王之學與經生異誇多闕靡者經生之學也守約施博者帝王之學也然則兩言為有餘矣其於二十餘萬卷乎何有京兆李泌幼以才敏著聞玄宗使與太子為布衣交太子嘗稱之曰先生後隱居潁陽蕭

宗立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上大喜出則連轡寢則對榻如為太子時事無大小皆以咨之言無不從至於進退將相亦與之議屢欲以為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乃止

錄曰肅宗以泌為賓友不可乎正良娣之后韓建寧之誣敦太上之禮建功臣之議井井乎開導切磋之義使帝未即位之先泌苟早至其施為氣象必不如是之草草也惜乎心之未純信之未篤衡山之還無幾觀察之命旋出以泌之賢卒不免於末讓此其功名之際不可不持無欲自得之心也

狄仁傑同府參軍鄭崇贊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蘭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仁基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至是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則仍與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人而已

錄曰此與以柳易播同不錄此何以錄鄭

之使不得已劉之貶得已也以此斗以南
一人視元和以下八子則固有不同矣此
其所以異也

韓愈爭臣論或問諫大夫陽城可以為有道
之士乎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行古人之

將三

四

道居於晉之鄙人薰其德大臣聞而薦之天
子以為諫議大夫五年矣在位不為不久聞
天下得失不為不熟天子待之不為不加而
未嘗一言及於政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
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吾聞
○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
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愈非以
為直而加於人也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能
聞而改之及裴延齡誣逐陸贄等帝怒甚無
敢言者城乃守延英閣上疏極論慷慨引誼
累日不止聞者寒懼而城聲色愈厲帝大怒
詔抵城罪皇太子開救得免然帝意欲遂相
延齡城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帝不
相延齡城之力也
錄曰愈之盡言非許直也朋友有責善之

義麗澤有商兌之益雖衆人所不敢言而
愈言之易曰介疾有喜此韓子之意人固
不得而測也城之不言亦非不言也利害
有切於朝廷得失有關於君德必舉世不
敢言而後言之易曰括囊無咎此陽子之

將三

五

意人亦不得而窺也天下之事孰有大於
置相者乎以一盧杞顛沛危亡社稷幾於
不隕而延齡旋復蹈之賴城而已其功豈
止於一人之適一事之間乎設使朝拜官
而夕奏跡非惟忠告之義不顯而含章之
○美終無成矣此歐公之論余無取乎爾也
蕭穎士與李華同年相善天寶初穎士補秘
書正字華為監察御史名聞一時宰相李林
甫欲見之穎士居父喪不詣林甫至故人舍
邀之反哭于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弔之乃
去怒其不下已服闋調廣陵參軍裴耀卿張
均韋述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述嘗薦以自
代召詣史館而林甫方擅威福遂不屈免官
及祿山寵恣穎士陰語柳并曰亂不久矣託
疾遊太室山卒免於難生平樂聞人善以推

引後進為已任如李陽李幼卿皇甫冉陸渭
等數十人由其獎目皆為名士天下推為知
人又友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邵軫趙驊時
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以能全其交也
華少曠達外若坦蕩內謹重尚然許每慕汲

默為人楊國忠支姬所在橫猾華劾按不撓
州縣肅然其文辭綿麗少宏傑氣穎士健爽
自肆時謂不及而華自擬過之初作含元殿
賦穎士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又作吊古戰
場文極思研推已成迂為故書雜置荒書之
○度他日穎士讀之稱工問誰可及曰君加精
思便能至矣愕然而服宗人翰亦以進士知
名寓居陽翟為文精密用思苦性常從令皇
甫曾求音樂每思涸則奏樂神逸則著文祿
山之亂友人張巡守睢陽有薄巡者言其降
賊翰序城守事迹撰列傳以上肅宗方明巡
之忠義士友稱之
將三
六
錄曰世稱蕭李齊名豈徒文與才擅若蕭
之不屈於林甫李之見疾於國忠翰倦倦
表暴張巡許遠之忠班班然節義之徒也

特所擬吊古戰場文及今具在後世有目者自能品題而雜置芟度以希聲譽何視之不廣耶

宋史張忠定與寇忠愍布衣交也寇兄事張常面折不少恕不以貴而有所改寇之入相

張時帥成都謂僚屬曰寇公奇材惜學術不足耳及後知陝張適自成都還寇嚴供帳大為具以待將別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張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莫諭其意歸取光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

錄曰詠之譏準不學果何所見乎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材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準之欲人懷惠已非無我之公而拒人拂鬚甚失容人之量未免在朝則自矜其功在外則自伐其望功名所在切然

動情豈惟不附孫奭之論而且迎合朱能之謀致使門人得而議之朋友從而惜之孤注之讒無足怪矣使能讀書明理置然自得平生事業豈復有如澶淵之役者哉功成之後奉身而退付是非得失於不聞

天下後世之公論不啻如斯而已也然則能感雷陽之枯竹不能照汗簡之遺編矣乎

唐介為御史當仁宗朝張貴妃寵冠後庭伯父堯佐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介力

爭之帝曰除擬本出中書時文彥博為首相介并劾彥博帝怒曰介論事是其職至謂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等言也遂貶介英州別駕而罷彥博知許州朝中士大夫各以詩送行獨待制李師中頗為傳誦詩云孤忠自許眾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

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並遊英俊後顧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為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由是直聲動於天下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

錄曰愚觀子房之事師中之詩蓋不惟直聲動於天下而主上寬仁之德可傳後世大臣服義之美可法縉紳自此以後則車蓋之怨螫龍之誣紛紜疊出遂致矛盾終身一往不返而朋友之義君臣之德大臣

之量胥失之矣

歐陽脩朋黨論畧曰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

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戚不能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寸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則有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為

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錄曰脩之論千百十言其旨歸不越乎周比和同兩詞而已至孟子反發善與利之說曰鷄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鷄

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夫徒同類也人君苟能究心聖賢之學深明義利之辨則君子小人不待較而自明矣仁宗天資粹美惜無學問為之開導是以邪正無辨慶曆嘉祐之間雖君子滿朝而小人互

進送為治忽未能純乎元愷絕乎共堯以
造雍熙之世一再傳而為神宗王章蔡呂
之徒朋淫黨奸孽孽為利而大亂作矣斯
論也豈惟筮龜之昭灼其千古之明鑑歟
司馬光與范鎮同心友善相得甚歡當熙寧

特三

九

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
其道德風派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
以榮辱天下皆自以為莫及也嘗曰吾與子
生同志死當同傳人亦無敢優劣之者夫既
相約而後死者又必為志其墓故君實為景
仁傳畧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
予所不及也蓋二公用舍大節不謀而同如
仁宗時論建儲英宗時論濮議神宗時論新
法其言若出一人又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凡
弟也但姓不同耳至於論鍾律則及復相非
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
也
錄曰愚觀誠之一字而人之吉凶禍福進
退存亡靡不由之蓋熙寧元豐之間天下
之是非清矣至今百世之後如言君實景

仁若辨白黑者誠也誠則無妄矣動而健
剛中而應豈待謀而後同哉彼傳法沙門
護法善神者不誠也不誠則妄而匪正悖
於人理天道所不祐何善終之有乎故一
則生同傳死同誌民到于今稱之一則面

相若皆二公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

正言鄒浩士田翟田畫議論慷慨以氣節相
激厲浩嘗劾章惇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劉
后立畫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至是
論之惇抵其罪除名編管新州浩既得貶畫
迎諸途浩見之出涕畫正色曰使志完隱默
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
外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
者未止此也

特三

十

錄曰畫之言達者之論也君子必以是存
於心而後成敗利鈍死生榮辱無所繫於
其懷雖然非所欲也彼九天蓋宇萬彙明
熙豈故效蚩之鳴蠶之韻哉不得已而地
道失靜君子惟計倫理之輕重道義之淺
深非有所為也以真哲二朝皆崇劉后而

明肅卒以正終崇恩疑於自盡志完今果
完矣然則雖死猶不死而况於真不死乎
若仁宗廢郭而立曹猶為彼善又不可以
此時而同彼時也

安定先生胡瑗惠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
遺經業尚趨持祿及為蘇湖二州教授嚴條
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
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慷慨為諸生
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
月剗剗為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
說敦尚行實後為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
容其在湖學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
跡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
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籌數之類其在
太學亦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
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為先生
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
也
錄曰錄安定者濂洛之風未廣蘇湖之教
居先既無先傳後倦之心兼以明體通用

特三

十一

之學當是之時人材日盛國運日隆風俗日淳德業日厚未必不由明師賢傳有以先之勞之也

二程先生平生誨人不倦故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皆為名士而劉絢李顥謝良佐

游酢張繹蘇昞呂大臨呂大鈞尹焞成德尤著絢為人氣和而體莊持論不苟合跬步

不忘學人謂明道平和簡易惟質夫度幾似之又曰質夫沛然額才器可大任所造尤

深所得尤粹胸中闊肆開發求之孔門如賜也達良佐英果明決強力不倦日有程課

如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為入德之門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

酢德宇粹然誠於中形於外儀容辭令森

然有文初與兄醇俱以文行知名伊川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招使肄業盡棄所學而學焉 繹與焞同時繹以高識焞以篤行俱為先生所稱嘗曰吾晚得二士者是也 大鈞強明直諒所行不二于心所知不二于

行以孔子上達之心立其志以孟子集義之功養其德以顏子克己復禮之用厲其行其要歸之誠明不息不為衆人沮之而疑小辯奪之而屈勢利劫之而回智力窮之而止其自任以聖賢之重如此 大臨深潛縝密本

將三

主

是箇剛的氣質涵養得到如此故聖人以剛為君子若剛矣能除去過剛之病全其為剛之德何事不可為不剛終不能成事

錄曰錄程門者有宋一代道學大明其上者不由師傳默契道體濂溪以來一人而

已。是後明道濬其源伊川會其流晦菴揚

其波駸駸乎無有窮已其所以淑人心明道術敦風化之本原厚邦國之元氣究其用心直欲上躋三代之盛而後已焉此其道義顯著後世鮮能及也

屏山先生劉子輩忠顯公幹之子憤父死難

隱居武夷山與胡憲劉勉之交歡相得所與遊皆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晦菴一人而已嘗讀易渙然有得以為學易當先復故以不遠復之言告晦菴俾佩之終身後卒為

儒宗 籍溪先生胡憲安國從子生而靜慈不妄笑語平生危坐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時禁伊洛之學憲與勉之求得其書潛抄默誦夜以繼日聞涪陵譙定受學于頤往從受業久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潰故

將三

主

不能見惟學乃可明耳憲悟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求人知歸崇安力田以奉其親從遊者益衆日與學者訓接以為己之學問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

觀其所以脩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晦菴嘗言事籍溪最久得其學

為多 白水先生劉勉之從譙定劉安世楊

時受學卒業乃還崇安即近郊結草為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學者踵至隨其材品為說聖賢之道晦菴得道統之正

自三先生始

錄曰觀韋齋臨終所托以其子不惟傳道受業之功而實兼宗主依歸之意蓋晦翁本新安人始也寓居崇安終也徙居考亭皆依子羽以為之所後遂為堂堂闕里與

東魯並稱可以見古人恩義之重師資之

情視今以為何如哉

晦庵先生門人甚多最著者黃榦李燾劉燾
劉炳張洽陳淳李方子黃灝蔡沈輔廣 榦
夜不設榻不解帶志堅思苦晦庵妻以女及

病革以深衣并所著書授之訣曰吾道之託
死無憾矣遂沒榦弟子日盛編禮著書講論
經理朝夕不倦 燾初告以曾子之旨致遠

固以毅而任重貴乎弘也燾因以弘名其齋
凡諸生未達者先令訪燾俟有所發從而折
衷之諸生畏服故曰燾進學可畏處事不苟

他日任斯道者必于也燾又言凡人不必待
仕宦有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
物即功業也居家講道學者宗之 燾發明
淵源道學以倡諸儒著禮記周易解說雲莊

外蒙續蒙行世 炳從學一以講道明理為

心晦庵釋四書及傳易詩通鑑綱目太極圖
皆與炳往復論辯參訂其間多所是正著四
書問目綱目要畧終謚文安學者稱陸堂先
生 洽自六經傳註而下皆究其指歸至於

諸子百家山經地志無所不讀朱子嘉其篤
志謂黃榦曰所望以永斯道之傳者二三君
子也自少尤用力於敬平居不異常人至義
所當為則勇不可奪著春秋集註地理沿革
表行于世 淳少習舉業林宗臣見而奇之

曰此非聖人事業因授以近思錄淳盡棄其
業而學焉及晦庵至淳淳請受教為學益力
晦庵曰吾南來喜得淳後沒尤追思之為人
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日積月累義
理貫通洞見條緒恬退自守名播天下 方

羊之裘其牽曰車新則安馬肥則疾孤裘則
溫君宜改也簡子曰君子服善則益恭小人
服善則益踞子貢謂子石曰何不學詩子石
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何
暇學哉子貢曰損吾詩學于詩○河平四年

都水使者諫議大夫劉向上言曲彌高者和
彌寡水所以載舟亦能以覆舟○楚丘先生
年七十披裘見孟嘗君君曰先生老矣何以
教寡人先生曰欲使追車趁馬逐鹿搏虎吾
即死矣何暇老耶若使法嫌疑定猶豫吾即

少也何老之有孟嘗乃有愧色○魏王欲築
中天之臺曰敢有諫者死許綰財粟操畚入
曰聞王欲為中天之臺願效力焉臣聞天去
地一萬五千里今王因而半之應高七千五
百里基廣八千里盡王之不足以成臺址

王宜起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也又伐
西夷乃足之矣須具材木人徒稱此然可作
也魏王默然後乃罷築○有遺鄭相魚不受
人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謂嗜魚故不受
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魚得祿終身食魚

○以老者智少者決必能治阿子奇年十六
齊君使治阿既而君悔之遣使追追者及國
子奇必能治阿共載皆白首也子奇至阿鑄
庫兵以作耕器魏曰聞童子治邑庫無兵倉
無粟乃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凡率弟以私
兵戰遂敗魏師

法言十五卷 楊雄撰李軌弘範注

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晞顏之人
亦顏之徒晞驥之馬亦驥之乘○詩人之賦
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姪若孔氏之門而用

賦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四重何謂四

重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

重則有觀○四輕何謂四輕言輕則招憂行

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姪○刀不

利筆不鈎宜加砥削○天可度則覆物淺矣

地可測則載物薄矣○說天者莫辯乎易說

地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

辯乎春秋○孔子東國之逐臣夷齊西山之

餓夫不屈其志不辱其身不夷不惠可否之

間○仲尼之道猶四瀆經營中國終入大海

○

太玄經十卷 楊雄撰 虞翻注

鷹萃于林獵入于泉○鳴鳩在林笑彼衆禽

○淮南王安多華少實○齊桓晉文之霸如

日繼月孔子文足老君玄足山川藪澤萬物

歸焉○君子得位則昌失位則良小人得位

則橫失位則喪

新論十七卷 桓譚

三皇以道治五帝以德化三王白仁義五霸

用權智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無刑罰

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興兵衆

弘道錄卷之二十七

義

朋友之義

東萊先生呂祖謙夷簡六世孫也本之家庭

有中原文獻之傳長益從林之奇汪應辰胡

憲游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嘗讀陸九

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適主禮部試偶得一

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然人皆

服其精鑑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學士

周必大言其去取差謬恐難傳後益委館職

○

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

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為百五十卷上之賜

名皇朝文鑑蓋其學以闡發經義而旁稽載

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主虛美一時英偉

草莽之士皆歸心焉自少下急一日誦論語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乎時忿憤之心渙

然冰釋故晦翁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

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

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為後世法

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

歿郡人即而祠之

錄曰愚觀濂洛關閩之學各有攸起吾浙

自宋南渡後呂成公得中原文獻之傳倡

於其始而後何玉金許諸儒輩出奮於其

間以至 本朝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麗水

葉琛龍泉章溢

太祖嘗稱四先生而不名彬彬乎郁郁乎而

發實呂公倡道之邦不可以不著也錄之

西山先生蔡元定生而穎悟父發授以程氏

語錄并經世正蒙諸書曰此孔孟正脉也遂

○

深涵其義既長辯折益精登西山絕頂鑿

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

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

與義俾四方來學者先從質正焉時韓侂胄

設偽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排擊沈繼

祖劉三傑連疏詆熹併及元定謫道州聞命

不辭求即往就道熹與從游者餞別蕭寺中

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

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

謂兩得矣眾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於天